

忆六、七十年代马街水厂那些事

——西山寻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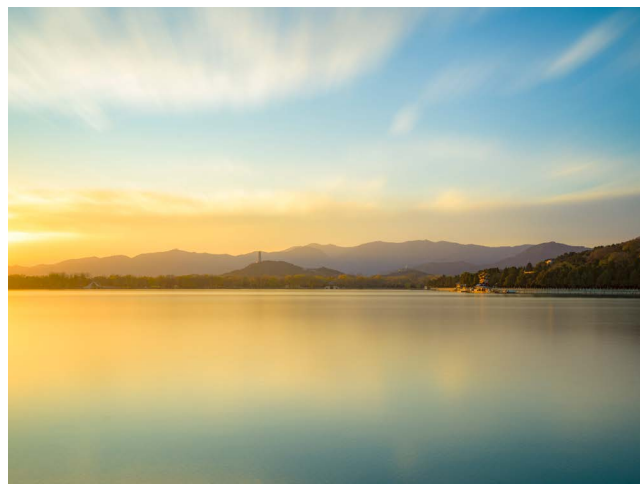
◎ 姚国磊

叮当...叮当...叮当...一架小马车专程来厂里来接，（不亚于现在奔驰宝马的待遇），铺盖、工具没有多少，上山后吃饭，收拾了一天就过去了。

当时寺庙里很热闹，有园林修缮队，公路修护处，实际都是一个局领导！各有专工，养护处负责原土石路上加铺柏油；园林修缮队负责修缮“华亭寺”大殿（该殿九几年又毁于火灾）；

因交通不便住在寺里的人很多，就自来水的人少，一个不好开伙，就在饭店里搭客餐，晚上学习也并同公园一道！公园职工分为：餐饮、巡查、寺庙管理三大块；餐饮含：饭店、小卖部（烟、酒、糖、糕点），当时没有人烧香的；巡查含：消防、巡山、保卫；寺庙管理含：三清阁、太华寺、茅蓬、华亭寺管理，前叁处还好说，一人或者一家人一个点，华亭寺管理就复杂了，从殿内卫生到院内卫生、花草等好象都是出家人在做，搞不清楚！在修缮“华亭寺”大殿的同时，公园又提出四大天王中的西方广目天王有前倾现向，存在倾塌风险，须及时处理，这事理应由修缮队完成；但是没人才，听说氧气厂有一个姓曹的厨师好雕塑，由修缮队请来，同时又请了四家什么人来，分别各做小样一尊，看样对比，最终已曹师傅做的定稿！

曹师傅五十多岁，络腮胡，五短身材，健谈，下的一手好棋：请师傅来，虽然旧规矩被打破了，但还是有点待遇地，每天一瓶小清酒，单人住宿，指派两个徒弟，加点补贴；一天聊起来，他说：“才上山的时候，说我住的这间房里有鬼，问我敢不敢住，我说敢”，“人家说寺庙是正神在的地方，哪来的鬼，胡扯”，“真有鬼，住的第一天没注意，第二天听见了，十一、二点后，就，叽咕，叽咕的响起来，先快后慢，第二天六、七点钟由从慢到快，过后就没了，闹了个四、五天烦了，夜里起来找，顺着声音找，找到了，原来是墙上的电表飞盘磨擦声，用电量小时转的快，没声响，夜里用电量逐渐小转的慢，就逐渐响，到天亮前用电又大了，不响了，请电工来修，修不起来，爽信把盘拆了，留着轴不响了”，“不象鬼，正常人都知道，只要声音固定，必定找得出来”，“好！还有一台，也是在这间房里，电表没事了，才睡了几天好觉，又来了，隔三差五的来，你是知道的，我那房里有张供案，到夜里咣当，咣当的响个不停，你一起来找，或你一有动静，不响了，也可能一直到天亮，也可能过一会又响了”，“这事有点蹊跷”，“最后还是找着了，是一只老鼠，在供案下横档上玩跷跷板，把那不知什么时候放的木板拿走，不响了，一直太平到现在”。寺里人多，年青人也多，特别是修缮队是个新组建的部门，年青人就更多些；除了上班外一到下午后，寺院过于清静，有的年青人就在钟楼后空地上安了个篮球板晚上消遣时光，玩了一段时间，咋个衣服上都贴上了编号，好奇地问：“猫三、二个人咋个还分队比赛呢”！年青人口遮拦：“有鬼”！一头雾水：“都是年青人，阳气那么大，如真有鬼，鬼也吓的不敢来了，何况世上根本就没有鬼”！“不信！你问问他们”！有点不耐烦地朝场子那边示意了下，“不信！暂不说你们阳气旺，打球也是在天亮打，有鬼也是夜静人深时才会出



来呢”！“好，等着他来了，你来看”！“好！他象个什么样子”？“没注意，球还打的好，每次都是打完议论时才发现，有一次一个多好的三分蓝，在中途被他扣下，他说气不气”！“哦！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好！来了叫我，不过你们背上都挂了号，怕不会来吧”？“不知道……，不过还是想他来得呢……”！说着又跑进场子，看着场上的人蹦蹦跳跳地！就想不如自己去找找看；从鐘楼出去，不行；小时候到西山玩，鐘楼内正中供着一尊地藏菩萨像，每次来都见供桌前的僧人盘座在正中，面对着外面，左手拉一棵从楼上放下来的大绳子，右手数数珠，有规律地定时拉绳撞鐘，当时确实注意观察过，连敲几响中途必有一响，几响是不一样得，好象与时钟数相对应，如十一点，十一下，十二点，十二下，中途一响应为半点！鐘声可传到普照寺（升庵词）都听得到（意为：警示世人莫行恶）！

其中地藏菩萨是专管地狱一切恶鬼的，虽然他神龛，佛像都已毁了，但，楼上的十八层地狱图还在，他不敢从这门进来的。

从右侧莹塔群中出去，左行二百余米，顺小路走到茅蓬本想进去找花匠（姓名记不清了，辉弯人氏）聊聊，那知大狼犬叫的很凶，人又不露面，可能又是喝醉，也就算了！“明天正式开始探寻”。

回寺的路上一个人都没有，连打球的也散场了，山门还开着，想了一会，“还是从小侧门进去，不然意计的事回来晚了一旦进不去寺才老火呢”；

山门一刷有三道门：通饭店的门、天王殿门、小侧门；

“小侧门”最不起眼，双扇木制、木销带挂锁相当普通的一道门，宽不过一米二、高不过二米，在西北角较偏僻，当时多见为僧人进出。进侧门，上销，从东穿过深深黑黑的甬道就能转进住的小院子了。第二天从三清阁下来，按晚常四点出门，五点前可以回华亭寺吃饭，今天四点半开始走，争取饭店关门到，凄凄的山风吹来，只有沙沙着响的树叶，连归巢的鸟都不见一只，真是“一径人踪灭，夕日鸟无归”！闲聊之时说到山中的鸟兽，咋个几年就形踪都不见时，大家都是一口同声的回答“是围海造田放炮震的吓跑完得”！吃完晚饭信步走到车家壁（那里村头公司租了一座砖窑，

抽调职工请当地肖师傅指导，为公司烧砖)，与捺火的同事聊天直至深夜才回寺去，月暗风高一路感到一些寂寞，二道弯聒耳墓下有几步石踏步，刚好视野开阔，借些坐坐，休息之余仰望海子里的大坝，好象是在银色的平面上划了一道印痕，有此障眼！嘘...一阵轻微的声响，回头一瞄，几根松针落到坟头茅草上，三、五团磷火在坟墓凹处上上下下的跳动着，“根本没有原来老市委附近巷里的磷火大和亮呢”；还有五道弯，继续上路，月亮从厚厚的云层窟窿眼中露了出来，向前望去，新铺的柏油路弯曲地伸进丛林，如同长长的巨舌相似要把行人裹进隐晦的大口之中：身侧的影子逐渐缩短了，时候不早，明天还要上班呢：

听茶馆里的人说：“走夜路时不能转头，若是要转必须转身，不然转头会把肩上的灯带翻熄灭，因夜行人有三盏灯，头顶和左右肩”，那莫说可以歪头啦，或者是慢慢的歪，不然成僵尸了，自己觉的别扭，还不好受，甚至把外人吓死呢！

一路上除了时不时跳出的几团磷火找你来游戏下，怎么都没见着，连小时候常说的竹林中有青竹标，松树丛里有松鼠，大树上有猫头鹰，大麻蛇过路，黄鼠狼打架，也想遇到，特别是鬼！小侧门已上锁还好没锁，用刀尖轻轻撬开转身进入，哦！又忘了，转快了可能把灯灭了，没事，“到正神的地方了”！漆黑的甬道，两手伸开又擦不到墙壁，看又看不见，只能摸着一边墙凭着记忆高一步，低一脚地走回小院，几分钟的路，比走前面八、九公里的山路还要费劲；上楼开灯两手都抹的黑漆漆得，给百十年的墙灰擦掉不少，已是凌晨三点半了；后又去了砖窑玩了几次，回来都在二、三点以前了，并且还发现留放小侧门钥匙的地方呢！

